

《夢孩》自選之完整章節：第八篇

〈雙子〉

(字數：8722)

春天來得太早。

或者說，春天已然一腳越過眾人的頭頂——當萬物沉眠，冬日黎明前還是寂暗的淡薄夜光，晝間逐漸升高的溫度卻驀然地，將蟄伏的動植物們在恍惚的纏綿夢境中，趕入明亮的日光下。於是，最後一個暑假還未翩然駕到，夏日便猛烈得像是被春秋兩季夾起擊閃而出的燧石星火般襲來，燠熱璀璨。

早晨，第一道陽光溫熱地爬上于誠的床鋪，這陣暖意感染了童男的熱情，對街的于諾尚籠罩在睡意的邊沿，然而，彷彿感應，或預感，他們的褲頭同時高撐直挺的帳篷，展開夏日第一場遊樂的馬戲。誠諾兩人一同睜開眼，一同放尿，一同洗漱。

于誠和于諾在初夏時分的微風中，如同高速的飛梭經過巷道，駛入轉角，一路往公園行去。腳踏車擋泥板翹得老高，盛氣凌人。他們將腳踏車甩入一旁的草叢，再稍微覆蓋些雜枝葉末——這可比上鎖實在多了一——跑進公園。公園路道沿途的柏油路面均嵌入了碎玻璃，一片閃爍，他們像是踩著潮起的銀浪，宛如耶穌與拉撒路一同行於水面，一路滑抵到秘密基地。他們不怕受傷，那時候，還年輕，傷口留下來的可以像某種英勇的戳記，留不下來的隨時間而去。

于誠和于諾。就像這個年紀的普通男孩，不胖也不瘦，剪短的髮型使兩人的背影一般，身高一般，側臉鼻樑均一般。他們像，但又不太像，時常鬧雙胞，但他倆確確實實地，不是孿生子。

他們比孿生更緊緊相繫……那是因為兩家人太要好了，在窄巷裡對門而居，剛巧有了生日只錯差一天的孩子（他們甚至可以在鄰近午夜時同時吹滅生日蠟燭）。於是，一起養育，一起旅行，一起參與家族聚會。在他們降生之前，他們兩家好到，取名時仍然齊至算命仙那兒劃名判字，他們只差沒取同一個名字，用姓氏來分辨。他們是一雙對旋的歌調，宛如以彼此的名姓呼喚的賦格曲。奇怪的是，他們的高度一般，髮長一般，鞋履一般，但站在一起，總覺得于諾的影子比于誠的長。這讓于誠深深地覺得不公平。就連他們父母各自叫喚他們的小名，于誠都深覺天有不公。誠誠和阿諾。憑什麼他的小名是疊字，可于諾就能有一個終結者般的暱稱？

兄弟倆鑽入秘密基地——他們稱為「闇夜之門」——其實不過就是一處荒圯無人整理的公園雜物間罷了。起初，兩個男孩撬開鎖頭，換上了自製的拉繩與陷阱，將裡面打理一番，擺放了一些漫畫、模型，還有他們在此地規劃的所有關於夢與秘密的草圖（棋戲、捲紙迷宮、紙牌遊戲、他們接龍塗鴉的漫畫連載，一些零星碎雜的不存在的建築、機械或生物的藍圖）。

但今天他們來這全不為此。

這個早春與早夏，帶來得似乎是整個班級對那輕易汗濕而黏濡的身體的探

索。當性的領地尚在眾人口中灰晦相傳，按網路 A 圖索驥，于諾便已是這片新天地的麥哲倫。無須地圖導航，于誠和于諾展開他們那精力旺盛的性冒險。他們同班，又鄰座，他們惡整那些討厭的小女生，到廁所門縫偷窺她們如廁（但縫眼太窄，根本啥也沒看到），掀她們裙子彈細緻的肩帶，但不只有他們如此。那些女孩們，也會在老師批改作業的教師末座旁的辦公桌下窺視內褲的花色（是少女心的草莓糖果圖案還是老阿嬤的胖大內褲？），在老師彎下腰時從未掩的領口評論她們胸部的大小，一個高傲、發育良好的女孩宣稱：「我看到老師的乳頭了，她的胸部太小，胸罩根本蓋不住。」

于誠會偷偷問于諾女孩的「那裡」，究竟是什麼樣子。

「除了一堆毛外，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他敬畏地回覆。

「對。」感覺不出于諾是失落還是得意。

早在于誠學會怎麼找到那些圖片前，于諾就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裙子底。在于誠弄清楚女孩子的兩胯之間居然有著捲曲密覆的叢毛時，于諾卻跟他說，那是大人才有的，小女生的下體很乾淨，根本還沒長毛。那時，他聽得一愣一愣，只能用舌頭潤舐乾乾的嘴唇。

于誠想起他第一次自慰的情景。

他其實是在大便，因為無聊玩起了陰莖，但他腿間的小傢伙突然如此昂奮，令他不知所措。于誠努力想壓下它，甚且像要懲戒某隻小寵物般地輕拍它，但無意之間，隨著拍擊與撥弄的韻律讓陰莖來回的晃跳，一陣不曾有過的快感逐漸升起。那陣熱流從蒂端到卵袋，從腹部而至心臟。他覺得心口像家中巨大的老爺鐘大聲響亮著。忽然，那陣快感消失了，像翻過一陣波峰相連綿不斷的山徑，不小心走出懸崖，他的雙腳倏地懸空，腦中一片空白，手指有濕潤的液液淌下。他抵達之後，才知道至福離他有多近，他有了愉悅自己的經驗，不下於超能力似的一個秘密。他愣住了，不知道那是什麼，卻覺得心有愧怍。

于諾說，少年的身體還沒長全，如此柔軟，像白色的海，可以倒懸，可以浪翻，如傾捲的波瀾，如曳地裙紗打上岸的潮沫，他們有一顆隨時海嘯的心。他聽于諾說，有些人很軟，軟到，可以無比幸福洋溢地含吮自己的雞雞，那比用手還舒服。

「我們是少年嗎？」

「才不。」

「哈哈，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神。」

他倆大笑起來，在密閉的空間裡轟轟迴盪。

「我想看女孩子的那裡。」他對于諾要求，於是于諾想辦法弄來了那本雜誌。

他翻開雜誌——真不知道于諾從哪裡搞來的。印象裡，書店並不能買到這種書，難道是網購？——于誠含著疑惑翻開那些頁面，宛如世界最後不可告人

的祕密在他眼前揭開。他看著那些女人身姿的扭曲作態，斜敲弓背，懸張若羽翼，慵懶地攤躺在底下鋪展出大張皮草，足肩胸腰相疊錯聚的女體們，與她們剃淨開闔的陰戶成為一幅肉色的抽象畫，匆匆看去，幾乎是一隻物態離奇的八爪章魚。

在這闌暗的門扉後，雜誌像要發光懸浮一樣，襲染了男孩整張臉孔，酣醇恍惚，飄曳在無形的時空。他褲底的傢伙繃得好痛，於是他們各自回家。

于誠迫不及待地想掙脫這如繭蛹般弱小瘦削的衣物，他覺得他根本是遙遠穿梭真空而來的星光，早在億萬年前就已老了，只是在這些大人遲鈍的眼中，他仍像小孩子一般。

于誠第一次在床上將陰莖上翻至肚腹趴躺，感受那膨大的莖體抵觸的灼熱。他在面前擺放雜誌，接著用柔軟的床與身體的輕壓摩擦下體，隨著快感的來臨，于誠逐漸閉上雙眼，不再需要倚賴圖片，想像力為他沉描更靠近天堂的樣貌。他闔上的眼皮在黑暗中舞動著透膚的光斑。他射精又再射精，在身體上揚的弧線裡，他是自己第一個發明的符號。

完事後，噴薄著整片精液的內褲讓他滿懷羞愧。于誠決定到外頭雷雨後的濕泥濘打滾一番，掩飾劣跡。

後來，于誠的母親戒慎地盯著他。看他滿身汗水泥濘的衣褲，看他慘不忍睹的步鞋，看他滲進泥水污漬斑斑的內褲。媽媽要他脫下，翻視他衣服上的標籤，像看著摩西的十誡：不可漂白、不可乾洗、不可熨燙。

于誠覺得母親看著他的眼光像是宗教審判。

※

長久移民在美國的表姊暑假返回了陌生的家鄉休憩與旅遊。于誠的父母安排了他隔壁的房間給她住宿（那個房間籠罩著悲傷的過往，于誠本有一個等待降生的弟弟，但在母親小產後，那個黑暗的小王子曾將它的陰影一度從這個預留的空間肆虐至整棟樓房……）

輔導課結束，回家時，他看見父母身旁的女孩子。媽媽張開雙臂要擁抱他，一臉驚喜：「誠誠，看誰來陪你啦？凱西姊姊！」。他不好意思，閃過身去，看見那張記憶模糊的臉孔。彼時，他還太小，根本不記得表姊確切的容貌，何況，那時候姊姊的膚色更為白皙。

凱西十六歲了，但看上去像是二十歲的大學生。她帶來了美式作風與加利福尼亞的陽光。她的膚色是小麥與稻穗相互調染的顏色，眼神盛開，一雙勻秀的腿在熱褲下，像非洲瞪羚分不出奔跑還是快走的步伐，散放清芬而來。她穿著無袖坦克背心，讓圓潤的肩膊裸露出來，宛如紅熟的果實。軟順的寒毛沐浴在南國的陽光下，有著美麗反光的描線，像一座金色的維納斯。

姊姊走過來緊緊抱住他，「噢，Little prince，你長高了！」，像要驗證他的成長，將他深深地壓進她的身體裡。于誠感覺到她柔軟的胸脯在他的身上化勻

開來的感覺，幾乎有點恨她。恨她喚起他尚懵懂的激情，驚動了他體內深眠的惡獸。

那是個說不清早春還是早夏的時光。他討厭姊姊老是不脫鞋就上到床鋪的動作。討厭姊姊在那與他共用的浴間亂堆她的各種化妝品、保養品，內睡衣和浴巾。他也恨她從不關上房門的舉措，彷彿將她房間的領地延伸再延伸，征服再征服，直抵他緊閉的門縫。姊姊不會知道他拿著內衣型錄或對著電腦上 A 片裡的女優戮力以對的奮戰。他學會悲哀地戴上自己的臉——畢竟，再沒有什麼比自己的臉變成面具更恐怖的事了。

「欸，聽說你表姊很正，是真的嗎？」

「她……長得和我們不太一樣……」

「哈，這就是你的眼睛告訴你的？」

「你想幹嘛？她正不正有什麼差別嗎？」于誠努力不啟人疑竇地虛應故事，但他話中有些什麼在顫抖，那逃不過于諾的眼睛，是的，是眼睛，于諾一向「看得見」他最深的慾望。

于諾說，去偷一件內褲來瞧瞧。于誠不想。他心有猶疑，突然不再願意和他最好的兄弟分享這件事了。但歉仄卻襲湧而上，于諾告訴他那幅性的彼端的光景，甚至幫他弄來了那本雜誌，而他卻連一條內褲都不敢給他嗎？

他拗不過于諾。

于誠溜進姊姊房裡的多層櫃，打開，在那些彩豔的少女顏色裡，匆忙中隨手抽了一件內褲。回房後，他心跳不止，像雅賊偷奪秘鑽或珠寶。于誠仔細地端詳那件少女的內褲品視，內心卻頗感失望。那是一件粉紫的素色內褲，既沒有蕾絲鏤花，也沒有裁薄或透膚的情趣之感，連圖樣花紋都沒有，幾乎像是小號緊身運動褲一樣的內褲。

于誠本想直接去往「闇夜之門」（他想像于諾兩眼在暗中發光，像照相沒有消除紅眼而使那道閃光反射出眼球後方血絲滿佈之脈絡膜的，墮落的眼神），但後來卻溜達到市街上，徘徊遲疑。姊姊的內褲彷彿炙燒的菸首，幾乎在他的步伐裡燙熾燙熾地點燃他褲中的火柴蒂頭。此刻，于誠站在 3C 用品店外，那些展列的高彩度液晶面板同時映現眾多的藍色海洋，正中空拍一座小小的島嶼，全部加起來，形成海神般的複眼，凝盯著他。在這巨大的威嚇中，他嚇得趕緊奔回家。

凱西姊姊看到他，開心地打招呼，她說：「今天我們來看電影！還記得我們一起看 Lion King，看 Toy Story 的時候嗎？那時候你好小唷，你應該都不記得在演什麼了吧——」

但竟然是看恐怖片。是 1986 年的老片《變蠅人》。那讓他既戰慄又興奮，于誠看見凱西的膝蓋斜靠扶手，下巴抵著針織抱枕。她的兩腿蜷收在開了小衩的短褲的臀部下，出現腳弓的摺紋。有道光樣的線像鋼琴絲閃劃而過，是她左腳足踝上的銀色腳鍊。

在潮熱的夏夜，父母都出門訪友去了。客廳暗下來，只有電視與姊姊身上

的微光。老舊的冷氣機隆隆響著，那陣乾燥的涼意讓于誠想起小時候的時光。

「噯——好懷念喔……」凱西姊姊懶懶地說，「跟我最喜歡的弟弟看電影，」她斜睨于誠，捏著他的臉頰：「好可愛喔你以前……現在也是啦，但變瘦了……」

「專心看！」他撥掉她的手，往旁邊挪了挪。

于誠坐在一旁，感受口袋裡的內褲像犯罪的槍枝不及處理，到處怒勃著他那跨間指頭的螺紋印記。他又怕又羞愧。這兩種感覺如此混沌，像兩種南轅北轍的動物在雜交。

他也並不專心。一方面，姊姊身上傳來不知道是沐浴乳還是香皂的氣味，她腿部的肌膚不斷擦碰到他手背的溫度，以及手臂上那宛如蜜桃纖顫的絨毛輕撫而過，搔癢般的觸感，盡皆使他暈眩；另一方面，是電影裡的人體逐漸化膿潰爛的恐怖奇觀令他膽懼不已。

先是一一博士的指甲像早餐穀片之類的東西輕易地被他從指端咬下。

于誠轉開眼神，看見姊姊指甲下那漸層的粉色末梢，與白色的月牙。

他看見頗富幽默感的博士在與女主角對話時，啪地一聲耳朵像熟落的果實掉下——姊姊的耳廓是玫瑰般的紅色。

接著是博士的牙齒一顆一顆卸落，手上捧著那有著長長牙根的遺齒。

姊姊咬著下唇的門牙微微地坦露，咬得唇色泛白。

「噁——」于誠的喉嚨上下鼓動，凱西看得異常專心，因為正逢男主角蛻變的精彩好戲。

于誠覺得姊姊一定看過好幾遍了。

這時候的博士已經是滿身說不清是突變還是潰膿，剛毛與節肢滿佈的半人半蟲了。博士對女主角深情地勸離獨白有如詩歌：「我的意思是……我是一隻昆蟲，夢到身為一個人類，而且很喜歡那種感覺，現在……夢已結束，而屬於昆蟲的大夢才要清醒……」

恍惚之間，客廳那座鋪了玻璃的茶几映上電視裡蒼蠅博士肢體身爛的老年頭顱，被桌鏡拉得詭异地長，疊映在于誠同樣反射在那面鏡影的年輕臉孔上，彷彿從數位訊號裡流溢而出的一場夢境……

姊姊突然仰起來搔他的癢，那嚇得于誠抖震了一下，泛起滿身的雞皮疙瘩，他大叫：「啊——」

「是不是嚇到了？嚇到了對不對，嘿——」姊姊促狹的表情浮上一層紅暈。

「才沒有……我是看得很專心！欸——不要再弄我了！」于誠大喊。

「哈哈，就要就要——你這個不敢說怕的人——」

「不要碰我！」于誠推開姊姊，耳根與臉色酡紅。心臟消失了，像是踩空梯級的一階，然後又出現，不在胸腔裡搏跳，而是在耳鼓與半規管附近劇烈擂捶。

「生氣啦？」姊姊想再把他抓回來，但他一個轉身，跑回房間去了。

「喂，電影還沒演完呢，怎麼可以跑掉……」

于誠在浴間喘氣，脹紅著臉，偷偷地把內褲放回姊姊的衣堆裡，深呼吸。

「不要生氣嘛——我只是忘了你長大了，不是以前的那個可愛小王子了，」姊姊在她那側的門外輕輕敲叩，「唉喲，不鬧你了，我投降，回來把電影看完嘛……」

于誠不理她，等待那股搏動退卻……

「你想要，你有感覺不是嗎？」鏡中的于諾說。

他始終沒把那部電影看完。

那個夏天，他發現最不可置信的是姊姊的身體。他想到姊姊藏放在沙發上的修長雙腿，夢迷驚狂。凱西裸露的皮膚必定是與他不同的造物，否則，它們何以如此佈置得一氣呵成，毫無破綻？

他想寫下那種模糊的感覺，像他閱讀的那些小說和漫畫，但他的字沒有他的畫好看，於是他畫下來。于誠用 3B 鉛筆畫下遞給表姊浴巾時，浴室內霧面毛玻璃後面那朦朧的少女軀。他連畫圖都是仿襲自于諾的，而這幅想像的畫作，是他那些坦克、鯊魚、巨大機器人、刺客、槍枝、劍戟的仿作裡，唯一的原創。于誠畫中的姊姊，是一隻赤裸著上身的人魚，彷彿從水霧中浮幻降生，宛如波提且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像小說中寫的，男主角對女孩子的歌吟：「妳一定是人魚了，上半身是人類，下半身是大海」。他心中竊喜，像用自己的攝像方式，將姊姊的美好拓印下來。

但另一件更陌生驚異的，卻是他自己的身體。那個夜晚，他撫弄自己的乳頭，讓它變得如下體勃硬翹立，他劃過那如木琴一樣的少年胸肋，將陰莖上翻。如前幾次，于誠亦不用手，而是用身體的律動與柔軟的床枕上下擠壓。

舒服的電流使他在臨俛高潮時輕喘呻吟。射精之後，他翻過身來靜止在床上，凝定不動，感到濕潤與灼烈的陰莖猶旺燃那股年少的光焰。他可以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直到尿管摩擦發炎，精液燃煮沸騰。

他的陰莖在褲底高昂著，宛如奧運擊舉的聖火。「噢，姊姊、姊姊……」他低喃，像吹熄生日蠟燭般的嘆息：「凱西、凱西！凱西……」

他感到罪惡，沾染精液的衛生紙團活像是電影裡女主角夢裡產下的白蛆。一陣寂寞襲來，于誠頓時感到這陣哀涼的莫名的心緒，吹滅了那股熱情。他覺得自己是神燈裡的精靈，願意靜候百年，只待有人攜著愛意來摩挲他，撫擦他。

※

在闇夜之門，于誠前所未有地感到身體精綻著光芒。彷彿過去的他不曾活過，只是史前史的深遠的夢，但如今，他像那位蒼蠅博士一樣，要從凡身肉胎裡掙脫，成為一隻有翼的生物：蒼蠅、蚊蚋、蝴蝶、蝙蝠、群鳥，邱比特或伊卡洛斯，什麼都好，就是非人，也是超人。

而超人只有一個。

一道影子竄進來，埋伏，襲抓，最後和他滾成一團。

「于諾！」

「嘿，兄弟，怎麼樣，獎品在哪呢？」于諾彈響手指——這是另一件于誠想習仿卻做不到的事——輕佻地說。

「唔……姊姊她，房間鎖著，我進不去，」他心虛地答。

「你騙人，當我沒去過你房間嗎？從廁所也可以進去！」

「呃，欸，好啦，我不敢。」

「膽小鬼。」

奇怪的是，于諾這樣說，于誠絲毫沒有不快，反倒鬆了口氣：「我就是膽小鬼怎麼樣——」

「算了，給你另一個任務，」于諾說：「你找你姊姊來跟我們玩——」

「可、可是，這是『闇夜之門』耶，不能有女生進來的，不是嗎？」

「你傻了啊，你姊姊又不是女生，她是女人。」

這兩個概念頓時讓于誠感到混淆，他腦海的第一個畫面竟然是下體有毛與沒有毛的體軀……

「大人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後來，于誠和凱西逛著家附近的夜市時，他想起最後在闇夜之門，于諾語帶玄機的那句話。

于誠突然發現，和于諾在一起，才讓他以為自己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一沒了他的陪伴，他不過是個蠢蛋。他發現他的兄弟就像某些天才，因為某種特殊的天賦，使他們從此擁有了常人所沒有的視界，第三隻眼，重瞳……但更像是一個腫脹軟爛的傷口結痂後的堅硬甲殼，一個神秘的通道，一種近乎奇蹟的能力……於是，海洋開始翻覆，島嶼逐漸陸沉，星星殞滅，而宇宙傾斜……

「嗚呼——狐狸呼叫小王子，還在嗎——」姊姊用手在他面前揮動：「你在想什麼，發呆啊，哈哈，你的汽水都涼掉了啦。」

于誠這時才回神看見他們已走過了夜市前排售賣燒烤炸物、手搖飲品的區域，這邊是一大片，由各種機台和攤販構成，喧噪吵鬧的遊樂區。

「把汽水丟掉吧，我最討厭沒氣的汽水了，」姊姊說，指了指前方的攤位：「玩射氣球吧，我要拿那把大的槍，你拿小槍！」

嗆辣的氣泡飲料在燒灼喉頭後，隨著時間，那使糖水飛揚發燙的魔力就此消失，飲料變成一盞僅僅盛裝著糖粉的白開水。于誠往旁一丟，瀝青地上的瓶口汨汨流出無色的水液。

他對姊姊說：「妳現在拿的這把是 M16 步槍噢，在戰場上，它用的是 5.56 毫米口徑的子彈，當然啦，夜市不會用真的子彈，這些都是瓦斯槍。」

「那這把呢？」

姊姊指著他拿的那把小槍：「這是貝瑞塔、旁邊那把是沙漠之鷹，更旁邊的小槍叫克拉克 34。」

「哇——我要改叫你 Little doctor 了，」她如此稱呼他，笑著說：「有什麼

是你不知道的嗎？」

他突然很害羞，一個聲音從心底冒出來：

「妳。」

他們射擊的技術都不佳，最後只拿到一個內裡沒有圖案必須對著事物旋轉的萬花筒。于誠用那個廉價透明無彩度的萬花筒對準姊姊，霎時他彷彿可以體會蒼蠅博士最後看向美麗女主角的目光，渙散而繽紛，一份被分割為成千上萬的美，他的內心滿溢歡欣與哀疼的感受。萬花筒成為于誠唯一而至高的受器，倍乘了這些纖敏的觸覺。姊姊在他的複眼前做著鬼臉，噘嘴鼓頰，于誠覺得隱隱有一股熱流竄上，彷彿他是姊姊所吹製而脹大的一顆碩巨的玻璃圓球。

于誠終於說了那個秘密基地，與他最好的朋友。姊姊則說，當然好啊，她最不願錯過好玩的事了。

翌日，于誠知道自己不用特地知會，他曉得于諾在那裡等著，像伏伺的獵豹。他覺得這個滿生苔痕與蔓藤的沼澤般的空間，因為姊姊的步伐而漫漶光暈，盛開花朵。

很自然地，無須用力，姊姊與于諾在言談取笑裡逐漸相熟。他們分享漫畫與迷宮，紙牌與夢。但于誠非常嫉妒。以往，在班上女孩前的于諾，他只感到哥兒們般的驕傲，如今，他彷彿變成于諾的一組失敗的負片。

于諾迅速地以凱西為模特兒，畫了一幅素描。姊姊稱讚：「你是 Little artist，就像我另一個弟弟。」于誠妒火攻心，只因他唯一可以拿出來的畫羞不能見人。于誠突然強烈地察覺，在這氛圍裡，沒有什麼事與他有關。

于誠氣得出走回家。

媽媽說：「你不是和凱西姊姊一起出去嗎？怎麼一個人回來？」

「姊姊有事情，」他說：「我餓了。」

「好吧，你爸和我要一起去餐廳吃飯呢，好久沒享受兩人世界了，不過我們不介意小王子的加入唷——」

「別再叫我那個。」

晚上回家，姊姊關上了房門。那讓于誠臆度疑忌，焦慮不已。

怎麼可能？姊姊怎麼關上了門呢？那裏面發生了什麼他無從參透的秘密？會是于諾？像他佯裝醫生幫班上的女生煞有其事地檢查身體？像他玩大冒險恬不知恥地吻上女孩子的唇？于誠知道他兄弟的厲害，他的手段。

他不是沒有想過打開通往另一個房間的廁所的門……但他最遠最遠，只敢貼抵在門外。

在那之後，什麼聲音也沒有。

他偷偷地，將那幅想像的，羞恥的畫，貼在廁所的鏡面上，回到房間在悲傷中睡去。

隔天，于誠沒在闇夜之門找到于諾。他走遍了公園，直至公園邊界的河堤。

那幅丑角般的面孔等在河堤旁的樹下。樹影篩動。

于誠問，昨天，他是不是去了姊姊的房間？

于諾一臉調侃惡戲。他才發現那張臉幾乎沒有絲毫人味，他倆曾幾何時可能相像呢？

「女人……」于諾咂舌品味似地說。

「你什麼意思？」

他亮了亮手上的紙張，是于諾那張有如夢幻美人魚從水霧蒸騰漫生的圖畫。

于誠氣得睜眸欲裂。

那負片般的兄弟往旁一站，走出樹蔭，盛氣凌人。

于諾筆挺的站姿使他更為拔尖高挑了。這時候，于誠才發現他的身下，像站在手術台的無影燈籠罩的範圍裡，沒有丁點影子的痕跡。接著，于誠便領悟到，當然了，于諾就是自己最大的影子，他的影子應該正收摺在他那少年裸背後的肩胛骨上，一襲宛如披風的暗色羽翼。于誠這時有如鈣化的蒼白骨骸，哆嗦發顫在那片無邊無際的黑色荒漠中。

一個蒼蠅之王。

「還我！」

倏地，于諾揚起紙張，飛奔開來。

什麼時候，于誠再也跟不上于諾的步伐了？這兩個總是並肩競飛的戰機？星艦？飛梭？

嘿，慢點，等等我，于誠在于諾身後叫道。

于誠感到一片有如花瓣般的東西貼合在他柔軟的唇上，被他的汗水與口涎沾濕。

那是人魚深邃如星的眼睛。

「你做什麼？你為什麼那麼做？」于諾一片片撕毀他的畫的動作像極了要把美人魚的鱗瓣一片一片掰下般使人心碎。

追著，跑著，飛馳著。

河面的陽光如此刺眼，像一枚一枚擊發的子彈射穿瞳孔。

快，快，還要快！趕在畫作被夏日的陽光融化之前……

跑了不知多久，狼狽又疲倦，于誠縱身一躍，搶抓那張畫，頭顱撞上那有著羽翼的少年肩背，于誠看見于諾翻出了河堤，滾進河裡。

于諾在河流裡雙手揮舞，張口疾呼。

「救我！兄弟，」于諾的羽翼濕重，救不了他自己，「我們最要好了，不是嗎？」他叫喚他的名字時，就好像在摳挖一個深湛的傷口，讓于誠既疼痛又恐懼。

于誠不會游泳，更何況，他心裡燃起重重如火葉飛旋的複雜心思。

畫頁的餘燼浮散在水面，像一件一件被割裂的器官。

于諾的眼睛啊，那雙眼……

「噓……」沒頂之前，于誠看見于諾有一瞬神情不再驚慌恐懼，而是微微

地笑著，眼神瘋邪，像是在說，于誠，你要永遠被留在界線的另一邊了……有一場好玩得不得了的派對，你不可能再拿到入場券了。

于諾大手一揮，彷彿在指著那碎散沖浮在河面的凱西姊姊。

他像個從闇夜之門堂皇走出的黑暗王子。

于誠不顧一切下到河堤，久久看著水下于諾逐漸遠散霧去的臉，突然之間，他終於發現，原來他盯視著自己的臉，好久好久。

姊姊準時在暑假的最後一天乘返美國，彼時，正逢夏日褪盡，秋天來臨。

男孩的下體像是發芽似的，長出了第一根遲到的陰毛。

沒有人知道。